



□ 李正治 □

鳳凰在古代是罕見的祥瑞，具有雙重象徵意義，就個體言是高潔的意象，就整體言是天下和諧的表徵。詩經大雅卷阿篇：「鳳凰鳴矣，于彼高岡，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陽，萋萋翼翼，離離暗暗。」以鳳凰比喻那些志向高尚而才能豐富的賢士，同時以鳳凰和鳴，象徵政治的清明與天下的太平。這雙重意義，道出後代鳳凰歌詠及鳳凰神話的內涵。

孔子曾被楚狂比為鳳鳥，而勸這隻鳳鳥應該「無道則隱」，收拾人間參與的雄心。三國時，諸葛亮之弟也曾高吟鳳鳥之歌，以鳳鳥為生命的投影。這兩個故事的鳳鳥都是孤提，還是作為有德養學養的賢士，他們一方面超越凡俗，一方面又保持著即世不離的境界，此謂「鳳德」。天下無道，鳳凰不出；天下有道，鸞鳳鳴祥，這是古人對天人感應的一種可愛的看法。韓詩外傳中有一則「黃帝與鳳凰」的故事，以黃帝具有「鳳德」，天下清平人間和樂，鳳凰蔽日而至。這個故事即可看出鳳凰神話還是在中國歷史的德化精神影響之下。

李白既以大鵬自喻，寄託超邁的雄心和逍遙的境界，作大鵬賦；也以鳳鳥自許志向的高潔和才能豐富。如「金陵鳳凰臺置酒」詩：「借問往昔時，鳳凰為誰來？鳳凰去已久，正當今日迴。明君越羲軒，天老坐三臺。豪士無所用，彈琴醉金巖。」李白已隱然化身為鳳鳥，隨著離開人間已久的鳳凰歸來。可是鳳鳥回歸，豪士沈淪，這是詩的懸宕，也是李白生命的懸宕。李白一生是抱著積極的人世參與的雄心，關懷唐室的命運與蒼生的芻狗。可是就天寶年的情勢說，聖明的玄宗已汨沈國家的責任在愛情之下，李白雖然白衣供奉，但卻有名無職，即使玄宗想重用他，立刻被「宮中所捍而止」。朝廷之中，李白與權勢一直不得妥協，李白衡量當時情勢，抉擇了還山歸隱之路，不願在權勢角逐中鎔磨性情。此後鍊丹求仙，飲酒澆愁，耗其壯心，以遺餘年，表面是頹廢，是逃避，其實也只是超脫塵網，悠然自得。然而每當人間心事湧現，清醒的意識實是一痛苦的煎熬，舉杯邀月，無非以酒精的揮發忘懷纏夾在理想和現實中的生活苦痛，在此李白已領略到生命孤寂的沈哀，如「花間一壺酒」（月下獨酌）之詩所透露。留別賈舍人至二首其一：「意欲託孤鳳，從之摩天遊。鳳苦道路難，翔翮遑遑邱……」李白即使託於孤鳳，卻有不能翱翔於人也的悲哀。出金鑿，李白不得不選擇了「隱」的一條路，然而他真是為隱而隱嗎？

如果從上述的觀點來看鳳凰臺詩，則李白以鳳凰自比的氣氛就很濃。

如果作為傳說中和崔顥比詩的性格，則鳳凰只是應景。討論這首詩的時候，我們是以李白生命情境的深刻情感來欣賞的，並不從刻意比詩的立場看，以免受到比詩前提的束縛，反而忽略詩中重要的情感意義。

金陵鳳凰臺的建築，在歷史上原有鳳凰呈瑞的嘉祥意義。江南通志：

「鳳凰臺在江寧府城西南隅，猶有阼陀，尚可登覽。宋元嘉十六年，有三鳥翔集山間，文彩五色，狀如孔雀，音聲諧和，衆鳥羣附，時人謂之鳳凰。起臺於山，謂之鳳凰臺，山曰鳳臺山，里曰鳳凰里。」鳳凰的出現，相應的有一天下清平人間和樂之「時」，啓示著歷史的遠景與國運的昌隆。

然而對應李白登覽江山撫懷古迹的心境言，鳳凰對唐代是否有一相應的意義？自全詩的氣氛看來，登臺的「登」並非純粹一番玩賞遊樂的心情，由鳳凰與感，實則在吐露：做爲一個唐代中人的感受。是唐代中人，故不能離棄社會體系的關懷，不能解給國運的憂患，因此鳳凰臺登覽的江山，已不單純只是風花雪月的自然，而是象徵著國運的江山。詩人面對這樣的「江山」，敏感的是理想與現實的交盪，究竟江山是和理想一齊保持？抑是同現實相俱淪落？這一個心焦腸直的問題，是否沈陷愈愛的玄宗能迴頭一顧呢？知遇不再，一個知識份子的敏感深進歷史興亡和國運走向間，莊嚴與悽愴，這樣的深情又將懸掛何處？

大約開元十三年前後，李白與魏萬同舟駛入秦淮，才又踏上金陵（青年期足跡也到此），可能是這時候登覽古迹，西北望長安，發抒解金鑿的鬱結心情，不過詳細的年代已無法指出。李白因永王瑒事被逐，夜郎遇赦後，也曾重遊金陵，往來宣城二郡。這兩個年代，其中總有一個是寫作詩篇的年代。其所發抒的感情是辭官後反省中沈痛的心情，語勢較平和而憂慮極深遠，應是沈痛憂慮已經時間過濾，濾清了憤激之氣，所以不可能是剛離官或剛放逐的作品（事實上離官或放逐之時，根本不在金陵）。重遊金陵，都在離官（安國航十年）或遇赦（沿長江水路盤桓，最後才到金陵）一段時間之後，這時他的憤激之氣不再激盪衝迴，可是他的身世之感與

家國之情的愛慮還是存在。對他的心理背景既有這樣的把握，在解釋這首

詩時，我們可暫時拋開寫作年代的爭端，和其他一些無法知曉的複雜因素，直下從遭逢不偶和國運隱憂的心情，重新把握李白登金陵鳳凰台的心境。

李白登金陵鳳凰臺，他的心情是落寞而沈重的。鳳凰臺周遭的風景給子人的感受是：山川不異，人事已非。凝縮歷史的畫面，六朝繁華和眼前景物的對映，啓示著人類事業的空虛渺茫。在這歷史的大流之中，唐朝又怎能獨免浪淘的命運呢？然而歷史的命運實即人類自身的命運，有心之人又豈甘放棄人類自身關懷和運轉的力量。依戀明皇的知遇，感慨國運的沈墜，登臨江山，高目時艱，鳳凰臺的美景竟幻成憂患的氛圍，而李白「寂寞向山河」（杜甫語），搔首問天，拔劍斫地，真能尋着心情的自我慰安嗎？飲酒求仙只是缺憾的暫時忘卻，並不能真正彌補人間的恨天，「仙宮兩無從，人間久摧藏」，「蹉跎人間世，寥落壹中天」，「功成身退」的理想只是搖映在丹藥和酒杯之間。然而精神的苦難最易喚起行動的勇氣，突越人類慾望互相激盪的場合，所以李白到垂垂暮年，猶想請纓南征，讀「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，儒夫請纓……」詩，常給我心靈極深的感動。因爲真正的失敗是精神的服輸與自我的退出，堅執理想而終身以之，英雄的精神真永遠沒有失敗。這正如歷史上每一個悲劇人物所昭示，在魔難考驗中對峙在天，秉持天地仁心，喚回道德勇氣，知其不可而爲之，這是悲劇震撼的最高層最壯嚴的美感。

鳳凰臺詩是愛患的作品。「鳳凰臺上鳳凰遊，鳳去臺空江自流」，先扣鳳凰臺。有鳳凰來遊，才使這個地方具有神采，產生意義；可是鳳凰離去後，這裏便留下一片蕭索：台空、江流，歷史的輝煌不再。再從鳳凰的暗喻看，這隻志向高潔才能豐富的鳳凰便把李白身世牽繫一處。鳳凰的來去隱示出入金鑿，鳳凰臺之遊便是入金鑿時期，李白長才自許，將以有爲，可是一段轉折，他從權勢網中脫離出來，鳳是「去」了，臺也「空」了，國運落在權臣的翻覆之手，從而大唐王朝也只好如「鳳去臺空江自流」

，淪落在歷史的空虛惶涼中。起聯的傳說化爲李白生命的寫照，但這幽微的轉折並沒有明迹顯象可尋。領聯「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邱」，是眼前之景，也是歷史的感興。吳、晉的朝代更迭，已昭示歷史興亡的意向，然而吳晉銷亡的原因又何在？六朝府城埋沒了六朝事業，鳳來之時，一度輝煌，鳳去總是這般荒涼吧！在時代興亡的氛圍裏，李白也似感受到唐代國運沈淪的恐懼。「梁甫吟」詩：「白日不照吾精誠，杞國無事憂天傾。」金鑿時期，李白對於國運已看得很清楚。又「遠別離」詩：「我從言之亦何補，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，雷憑憑兮欲吼怒。」對於國運進言，李白也有一個困難的處境。「遠別離」不只是與玄宗在空間的遠離而已，同時已顯示權勢阻撓之下，與玄宗在心理上的遠離。鳳凰臺懷古傷今，感慨權臣用事，彷彿預見了亡國的荒象，如吳如晉，則唐朝將不克成爲歷史中光榮已逝的一朝，眼前所懷，不是唐代國運的走向嗎？這樣看來，金陵鳳凰臺的登臨，實是李白對於自己身世及唐代國運的一種憂患，歷史的空虛實即反顯他的國運關懷。

腹聯「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鷺洲」，是尋望之景。四望金陵形勢，自昔依然，永遠是那麼優美而長駐，只是人世不是不變動的世界人事日非。三山二水，這一幅山水靜默的圖畫，反襯人事變化的幅度。而憂患之人並不能在山川靜默中尋着安慰，從而透過山水畫面，李白昂首西北而望，浮雲遮眼，長安不見，適足以增加遷客逐人的愁思。第三聯轉前啓後，自然而不露痕迹。底下接着「總爲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」，便真正寫出登臨的感慨，同時前面的隱憂也萬流歸海，收束於此。三山二水之外，不見長安的踪影，只見浮雲蔽日。是浮雲蔽日，使得長安不見，也是浮雲蔽日，使得豪士無用，金劍沈埋。而長安呵長安，即使鳳凰臺的望穿秋水，最後也只能搔首問而已（「出門搔白首，若負平生志」，這是杜甫描繪李白的索漠形象），遠別離與梁甫吟詩正可作爲這種心情的參證

。李白還山是自我的抉擇，是不願在權勢下討生存，在感情上玄宗與李白並沒有隙裂存在，因此賜金放歸還帶著惋惜之意，而李白也一生感念玄宗的知遇。然而這首詩感慨玄宗受到小人蒙蔽，也感慨自身命運與繫於玄宗一身的國運，鳳凰臺的遠眺，實交滲著太多的感受與繫念，而李白獨立蒼茫，正是：凝眸望斷芳菲世，海立山崩意未窮（于右老挽吳稚暉詩語）。

至於把這首詩看作和崔顥比詩的性格，都因鳳凰詩及李白另一首「鸚鵡洲」詩，和崔顥「黃鶴樓」詩在形式上的近似，古人論之已多，但是古人往往因此忽略詩中的情感意義。從上面的分析再從事比較，我們將可得到一個粗淺的結論：崔詩氣勢盛，而李詩感受深。氣勢盛是語勢甚至心胸的問題，就語勢說，前面二聯的節奏是一片奔行，而黃鶴的「鶴」清音入聲的重複，讀來就有一種棒喝的聲音之感，還有去聲字的語勢增強作用，也使詩的精神一再交提宕，如「歷歷」一「荷」一「暮」一「是」一「上」一「是」。感受較深是因遷客逐人的內在悲感糾纏難清，黃鶴詩雖有廣大深遠的時空蒼茫之感，總不如李白的長安不見的糾結，一種可以說是外向的銷散的空感，一種可以說是內向的聚聚的憂患感，由於本文不在比較兩詩的意象、結構與用字，無法再進行詳細的討論。至於崔詩的格式，在崔之前也有人寫過，王琦注引田子藝、趙宦光等人的說法，大意如下：李白鸚鵡，鳳凰一詩學崔顥黃鶴樓，而崔顥雁門胡人歌及黃鶴樓則擬沈佺期龍池篇。古來就有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顥題詩在上頭」的傳說，王琦認爲：當是李白既題鸚鵡之後，自認不敵，又作鳳凰詩，差堪敵手（引用其意）。這樣的設想可能也有點事實，不然爲什麼格律如此近似？可是沈德潛卻說：「從心所造，偶然相似。必謂摹倣竊動，恐屬未是。」比詩擬詩只是傳說，如是時人好事，添增趣聞，我們也無妨「好事」觀，因爲這首詩的真實情感不在這兒。

（讀蘄蘄律讀有感六十四年教師節寫下）